東北日報

第六十八期

定價 每期四角 每月五元

經售處 東北書店及代銷處

本報啓事

報因移此出版、紙張印刷條件諸多困難、逢兩日出報一張，俟條件改善後、再恢復每日出報一張。訂報事宜請與東北書店接洽。

腐蝕

茅盾先生傑作

描寫在中國反動派特務政策下青年極端痛苦。欲瞭解反動派的罪惡，不可不讀。

各地東北書店 遼東建國書社 經售

重慶特務壓制羣衆集會事
全國各界要求嚴懲兇犯
蘇聯各報紙亦紛紛著文抨擊特務罪行

（本報訊）綜合各地電訊：當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被國民黨特務搗亂及大會主席團郭沫若、施復亮，李公樸等先生受重傷消息傳出後，中外各界極爲憤慨，一致聲援，要求嚴懲兇犯，保障人權自由。

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政協會代表舉行緊急會議，到孫科、邵力子、周恩來、沈鈞儒、張君勱、梁漱溟、張申府、陳啓天、李燭塵等數十人，一致決議：推陳啓天、張君勱、李燭塵、×××四代表晉見蔣主席，面陳此次事件經過。梁漱溟、羅隆基二氏表示對此案責任應澈底追究，並提出在陪都發生此慘案，政府有無數憲警爲何不加制止？周恩來同志很痛心的說：『特務份子這樣繼續橫行下去如何得了！人民自由如何能保證！』在政協代表緊急會議舉行前，慶祝大會主席團李德全、章乃器等會於十日下午三時招待新聞界報告慘案經過情形，到會記者及其他團體代表共百餘人。郭沫若氏也帶着重傷出席。郭氏認爲此次事件係破壞和平建國、破壞人民政治權利，破壞蔣主席的尊嚴。他指出政協會的憲章草案等項決議是全體通過，並爲蔣主席所贊同，他希望政府迅速實行這些決議。李公樸、施復亮兩氏因傷重未能到會，請人代爲發表意見，他們表示：『爲了民主死而無恨，希望大家更加努力！』當天到會被特務毒打的還有勞動協會職員陳垣志、新民報記者鄧×生，姚江屏、大公報記者高民達等數先生。鄧姚兩先生曾敘述被打經過，並有人說馬寅初先生被打情形。最後李德全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繼續努力，克服困難，不屈不撓爲人民權利而奮鬥。慶祝大會籌備會復於十一日下午舉行會議，決議向全國人民提出書面控訴，並推李德全、王葆眞、章乃器、閻寶航等先生爲代表起草宣言，駁斥中央社歪曲事實報導，政協會各代表團報告事實經過、重慶王家陀各廠工人並舉行座談會，決議要求政府立即懲辦兇犯，實現諸言：

山東解放區各界於十三日在臨沂召開慶祝和平民主大會並對此事件致電政協會各代表及蔣主席，認爲『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突遭特務搗亂，說明人民自由尚無保障，要求蔣主席根據政協決議精神及在政協開幕宣佈之四項諾言立即見諸實行，迅速解散僞軍，解散特務機關，以慰全國人民之期望』。晉察冀邊區各民衆團體擴大執委會代表邊區四千萬人民發出通電抗議，認爲此次事件一顯係國民黨反動派有計劃的破壞行爲，『延安諸老及文化界致電慰問郭沫若等、希望諸先生善爲調養，早日恢復健康，爲鞏固和平，鏟除陰謀破壞者，完成民主大業而奮鬥。』滬平各界亦連日紛紛致電慰問，上海方面有黃炎培、馬叙倫、鄭振鐸、許廣平、史東山、吳組文等五十餘人。北平方面有民主同盟華北支部等十五團體。渝市文化協會、中國民主文化教育事業協進會團體和『中原』『文化』『文藝界』等雜誌及漫畫家葉淺予等也致電受傷人士表示慰問。

此次事件同樣引起了各民主國家的注意，莫斯科廣播，蘇聯於十四日各報一致刊載重慶特務搗亂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消息稱：『重慶各社會團體及民主同盟在城市中央廣場召集羣衆大會以慶祝政協會勝利結束，但這次羣衆的慶祝大會卻變成了毒打人民、搗亂大會的事件。這次搗亂大會的事件，是暗探特務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特務暗探企圖奪取大會的領導權而沒有成功，遂實行暴行以破壞大會的進行』。

（又訊）馬寅初氏頭部傷處未痊愈，但已先後前往藝專及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等處講演，講題爲『爲甚麼要慶祝政協會議』。

校場口事件後
重慶親日派份子又進行反蘇宣傳
鴉片鬼冒充東北旅渝同鄉 特務們亂喊無恥反動口號

（新華社重慶十九日電）繼校場口事件後，重慶反動派親日份子又舉行反蘇的集會遊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王寒生，濟世英等主持下，召開所謂東北旅渝同鄉大會通過要求蘇軍立即撤退，政府應加强武力接收東北，撤換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等議案。會上有人主張將張嘉璈，蔣經國一併撤換。當因主持人認爲『應集中一個人打擊』，始取消此議。同時又有不少的人反對遊行，但主持人堅稱遊行已早有準備，務須舉行。十二時遊行開始了，到會場共七八百人，但參加遊行者連臨時參加的一些非東北人及鳩形鵠面的癮君子在內不足三百人，遊行隊伍參差不齊，沿途高呼反蘇口號，散發反蘇傳單，並張貼反蘇標語，最後至國府請願，並大聲叫囂：『吳鼎昌出來！』當由林參軍答應將他們的各種反動要求轉達吳氏後始散。當此中蘇邦交友好之際，國府所在地的重慶竟發生如此反常現象，此間中外人士均深爲驚異。

校場口暴行
重慶新華日報社論

（新華社重慶十五日電）此間新華日報十一日以「校場口暴行」爲題發表社論稱：昨（十日）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被有指揮的有組織的搗亂。這樣的事情出在陪都所在地，出在政治協商會圓滿成功之後，令人悲憤無已。雙十會談紀要公佈後，我國國際地位一度提高，隨後內戰擴大，我國的國際地位立刻降低了，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各國一致好評，曾幾何時，又演出昨天這樣破壞民主的暴行。只要是中國人，除開喪心病狂，誰不爲之痛心。我們共產黨人是痛心得很，推已及人，我們想國民黨人會比我們更加痛心。昨天所發生的事情是一個考驗，考驗了人民，也考驗了政府，更考驗了保護人民自由權利的價值。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日，作了四項諾言，其中一項是保障人民自由。政治協商綱領中，在憲法修正原則中，都把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規定進去了，然而從昨天發生的事情看來，這些有指揮有組織的暴徒，竟敢利用特殊勢力，在萬目睽睽之下，公開破壞一般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之自由權利，大打出手，這置政府之諾言於何地？且置政治協商會議之協議於何地？我們於此不能不加以分析。

政治協商會議之成功，會有一部分人感覺不快意而反對的，但反對者要講道理，凡講道理的，反對意見應該傾聽，不應拒絕，這是民主的眞諦之一。要快意的事只能用民主來衡量才能找到出路，否則因爲不快意，因爲反對就利用特殊權威大打出手，暴凌其所反對者，這還不是專橫獨霸，有何民主可言。且就這件事本身來說，搗亂暴行究竟爲自已的團體增光還是丟醜？是增高政府的威信還是破壞政府的威信？是擁護蔣主席還是反對蔣主席？這不言智者自明。但爲什麼這一部份人的組織者竟敢如此這般做了，其根源在於這一部份人不是蓄意破壞和平團結民主統一，便是求快意於一時。屬於後者尚易促其覺醒，屬於前者則非單單解釋和教育所能濟事的了。因此我們首先希望政府當局對於這件事爲了自己的威信，也就是國家的威信，要認眞查辦主兇，這樣才能把整個政府、整個黨與少數破壞份子分別開來，把附屬者與主使者分別開來，把可以挽救的人挽救過來。這樣來解決問題，才是認眞的，才足以昭威信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相信政府諾言的價值，相信政治協商會議一致決議的價值，相信國民黨實行民主建國的能力。這件事情關係中外的視聽，關係民主政治的前途，我們堅決要求政府注意此舉。

另一方面，我們要向各界各同胞說幾句話，和平民主團結統一是一定會實現的，但條路是曲折的。雙十會談以後內戰擴大，這是一個曲折，政治協商會議以後發生此次暴行，又是一個曲折。因爲有這種曲折就懷疑光明的前途，這樣將就會失掉信心，就會消極起來。如果懷疑，如果消極，如果因此人民的民主力量不能增長起來，那是極少數破壞份子所喜歡的。現在除了極少數人以外，不論那一個聞訊都在痛苦極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我們的出路旣然如此明白，除了團結更多更多的人盡心盡力爲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鬬，爲協商會議的各種決議而奮鬬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想頭呢！李公樸先生說得好，「爲了民主死而無恨」。要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一一實現，如果沒有堅決的奮鬬是不可能的。「提高信心、準備曲折、聯合起來、努力奮鬥」敬以十六字作爲一切爲和平民主團結統一而奮鬥的人們的座右銘。讓我們從苦鬥中把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建設起來。

對郭沫若等受傷
渝市人民紛紛捐款慰問
國民黨法院包庇特務橫行

（新華社重慶十三日電）（遲到）十三日上午十一時政協代表周恩來、張君勱、梁漱溟、陳啓天、李燭塵爲校場口事件往訪吳鐵城說明事件發生之眞情，並請吳轉達蔣主席。各代表希望由政府與國民黨部推出代表，或由蔣主席指定幾人共同調查並協商解決辦法。渝市人民對各受傷人士均非常關懷，紛紛捐錢慰問，兩日中即達十五萬元。大批中大，重大同學也攜帶鮮花水果等物，前往勞協福利社慰問受傷者：顧佐衡、冉瑞武、梁永恩及勞協職員陳疾墩等。各校民主牆報，對特務的暴行表示一致憤慨。冉瑞武對記者稱：『中國要民主一定要肅清特務』。他希望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改期再來舉行，不要因爲特務的搗亂而流產。他說：『我在工廠做工時常受特務監視着，出了廠又被特務叮梢，去年一年我曾被捕十次，這次參加大會又被特務毆打成傷，國家難道就是這樣對待工人嗎？』言下不勝悲憤。梁永恩說：『特務再大也打不倒我們，壓迫的愈强，我們反抗力也愈强。』他叙述當拘住特務陳雲鵬時，陳竟說：「老子的槍忘了拿來，要是拿來槍，還不把你們全殺了」！被送往法院後，他還說「老子就叫陳雲鵬，看你們把老子怎樣」。國民黨特務狂妄猖獗由此可見。一個來慰問的小販說：『當發生事件時，校場內小攤上的水菓等物，均被特務們混水摸魚一搶而光。』一位牙科醫生聽說李公樸先生牙部受傷，特在大公報記者高學×那裡留下一個條子說：『聽說你被打破了牙齒，請到敝處免費醫治』。聞勞協等團體已將此次兇手向法院正式提起控告，而法院方面竟將已經就逮之兇首陳雲鵬（後改名覃海南）以五萬元交保釋放。

特務毆傷郭沫若等事
中央社歪曲報導
渝市記者四十餘人提出質問

（重慶訊）國民黨特務搗亂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打傷郭沫若等後，中央社顛倒是非，歪曲報導，企圖掩飾特務份子預定的陰謀和暴行。重慶市記者四十餘人簽名發表致中央社公開信，提出質問。施復亮先生說：「中央社先生們總讀過點書，這樣萬人目睹的事情豈能隨便混淆。」國民黨老同盟會員王葆眞，東北名流閻寶航兩氏均稱：他們在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親眼看到劉野樵未受傷，但事後中央社報導說劉野樵受傷，這眞令人不勝駭異。育才學校同學年紀都小，個子也不大，且在會場上嚴守秩序，但特務們造謠說育才出了彪形大漢，擾亂會場。金融界巨子黃墨涵稱：他在大會上也曾親耳聽見那國民黨特務暴徒在台下大聲叫罵，反對政協通過之憲草原則。

詩書區人民團結一致
清算偽區長罪惡
將貪污財物全部退給羣衆

（山城鎮訊）山城鎮詩書區偽區長臣，替敵偽當差有八、九年之久，人民欺壓過甚，無不憤恨。民主政立後，該區人民立即向政府告發，即逮捕，並於一月二十日召開群會和他說理算賬，到會百餘人，個爭着發言，切齒的控訴徐的罪惡。他當管轄二十二個勞戶叫牌長管。他親自管，因戶向他袖筒裡便不要勞工了，後再按牌問窮勞工，即使不勞工的他也抓，如李中安、曹等二十一人就害。納了「出「者都多少有品」，但他私自規定半噸（一千斤）以下的便不配給，張洪恩、羅振波等七戶的「出荷布」通被他私吞了，另外該區人民向上交八口猪的「出荷布」也入了他腰包，過年配給的猪肉也問百姓要錢。儲蓄劵上面發五元他就任意多攤，以至十元，二十元等。他叫曲常福替他買三斗麥子，因一時未買到，他便惱怒了，半夜三更派人去抓他當勞工，曲不在家，將媳婦吓壞了，把小孩吓病了，而且因此死了。當大家聽到曲常福沈痛的在申訴時，人人心酸，復仇的火焰在群衆的心裡燃燒起來了，有人質問說：『你徐殿臣自己不是也有兒女的人嗎？你父親不是道德會的會長嗎？你爲什麼做出這種不道不德的事情來？』，有人說：『要他償命！』……以上的罪惡，徐殿臣最初還想抵賴，後來看見大家把他的壞事有憑有據的都講出來了，衆怒難犯，在群衆的怒火下，他只得件件承認。最後大會選出數人組織清算小組，於會後清算徐之賬目，共算出九萬餘元，糧食二十七石二斗退還給吃虧的八家。當這些錢和糧食給老百姓發下時，個個嘻笑顏開，一位老太太說：『還是共產黨可憐老百姓，替我們伸冤報仇！』

本溪二區羣衆自動起來
清算配給店善昌號
並自動組織自衛隊保護勝利果實

（本溪訊）配給店善昌號是喝血惡魔戰犯大西的糧棧。大西被捕以後，彭輪昇接手替他經當，二區羣衆平日被大西敲骨吸髓，壓迫剝削，現在看到彭輪昇供敵人驅使，大家莫不憤慨。於是本月三日，便發生了清算善昌號的事情，這天有一千多人，自動的集合在善昌號門前，山呼海嘯，要求清算賬目。當時推出代表二十人向彭輪昇提出質問：（一）戰爭罪犯的財產，爲什麼不報告反替他經營？（二）八一五以後，提高市價，盜賣配給糧二千多包，是否有意擾亂金融？（三）過去配給糧食，白麵裡滲包麵，包麵裡滲化石麵，污糧爛糧，強行配給，是否還有一點天良？彭輪昇沒法抵賴，都一一承認了罪狀。

至此大家展開熱烈的討論，都認爲賬目複雜一時難於處理，遂把彭輪昇押送市政府，請求市政府帮忙解決，王市長親去接見，慰勉有加。略謂：「你們能够自動團結起來，反對壞人，追算舊賬，這是非常好的，政府一定帮助你們」。

得到勝利的鼓勵，羣衆鬥爭的情緒更加高漲了，又自動組織起自衛隊兩中隊，冒着風雪，放哨站崗，看管着經自己的手查封起來的善昌號。

現在市政府應羣衆的要求，成立了清算處理委員會，由市政府保安司令部公安局工作團各派代表一人，羣衆代表七人合組之。初步清算結果，已察出貪污食鹽二一〇包，決定查封。貪污糧食一五二七袋，內有一二〇〇多袋，已被彭輪昇盜賣。尚待追查。現存三百多袋。悉數分給羣衆。計分到糧食的羣衆有九〇一戶，四千多人。大家得到自己鬭爭的結果，非常興奮，非常愉快，當拿着口袋分糧的時候，都紛紛議論着：『大家團結起來就有力量啊！』『民主政府真是帮着人民翻身的啊！』

海龍縣舉行
軍民聯歡會
大家表示：『同心協力建設新海龍』

（本報訊）解放後的東北，完全呈一種新的氣象。新年自不必說，而元宵佳節更是熱鬧非常。海龍縣在當天中午，男女老幼，熙熙攘攘，絡繹不絕，齊集關帝廟戲台前舉行軍民聯歡大會。大會在軍樂伴奏聲中開始，首由王縣長講話。他向大家拜了年，向受傷指戰員致親切慰問後，並報告數月來民主政府的工作情況，計救濟貧民糧食六十萬斤，衣服五千餘件，錢六十餘萬元，貧民醫病尚不在內。此外並處理案件三百餘件。但他說：『政府工作雖有不少成績，但還不以此爲滿足，認爲尚有若干缺陷，須待今後努力。』談到目前政府的工作中心，一主要是替人民伸冤，保障人民的旣得權益，對偽滿時欺壓人民的漢奸壞蛋，除罪大惡極罪不容赦者外，也都根據情形寬大處理，祇要承認錯誤，政府決不咎旣往。』接着羣衆團體代表李主任，婦聯代表邱女士，都在掌聲雷動中相繼講話，號召「各界同胞愛護與帮助自己的軍隊與政府，同心協力建設新海龍」。老鄉們指戰員們聽了這些話，說不出的喜悅與高興。最後士紳某先生走向台前向大家說：『我們東北人民現在也能吃大米，自由的說話，走出地獄，完全是八路軍八年抗戰流血犧牲換來的，我們老百姓就是乘船的，他領着我們走向大道，走向光明！』最後他大聲號召大家：『祇有緊緊的跟共產黨走，才能過好日子！』這一個大會完全表示出軍愛民，民愛軍，擁護民主政府的動人情景。

周恩來同志接獲恐嚇信
校場口事件發生後
親日派反動份子無恥已極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綜合美聯、合衆：路透各社重慶訊：周恩來同志于十二日會接獲附有子彈的恐嚇信一件：內簡稱：『如果你向蔣主席報告星期日群衆大會被搗毀會場的事件時，請你先嚐嚐子彈。』措詞異常狂妄，下署名爲關英正。信件顯係搗毀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同一方面人所爲。聞今已將該信及子彈拍成照片，送交警察局或某些其他當局查究。恩來同志不顧此等無恥恐嚇，準備與政協會其他三代表訪問蔣主席。

受降
—東北抗日聯軍鬭爭史實之一—
魏東明

七七抗戰後，東北抗日聯軍到處響應•積極活動•配合全國，打擊敵人，當時偽滿軍隊，普遍動搖，號稱「滿洲帝國御林軍」之二十九團全部反正，殺了日本的教官和指導官，由團長赫奎武率領，向聯軍第二路軍投降。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將軍指定赫團集中在五道河子，等候他去收編訓練。軍部三百多人，由二道河子關家崗出發，晝夜兼程地向那裏行進。出發以前，總指揮召集了大家講話，宣佈了行軍紀律，然後他自己一馬當先，後面二百多匹馬，一匹跟着一匹，像一條長蛇似地跑下去了。

倪娜是剛剛由地方黨介紹，參加到軍隊裡來的。她不但一向沒有騎過馬，而且從來不敢從馬的身後走過，恐怕被馬踢着。這時她不由騎上了馬，而且騎的是一匹特別高大的洋馬。這是同志們的特別關心，因爲她不會騎馬，恐怕她過河時濕了鞋襪，才選了一匹大馬給她。同時還分派了兩位同志特別照看她，幫助她上馬下馬•走在路上時在她一前一後，怕她路上摔下來，上不去馬，跟不上隊伍。走了兩天以後，倪娜腰疼背乏，胯骨痛得下了馬一步也走不動，可是她自己橫了心支持下去。幸好她一次也沒有摔下馬來。

那是八月天氣，夜裡星光很好，到天亮時，往往有瀰天大霧，人就像在蒸籠裡似的，甚麼都看不見。馬的目力比人好，她們不管是夜裡或是霧裡，都能看清道路。隊伍常常走在兩片高粱地中間，或是穿過長着深草的荒地，高粱穗子草葉子上的水珠，都灑到人們身上，衣服褲子也常被露水打濕。十幾天後，他們到了五道河子。那是清早四點鐘光景，眼前只見一片茫茫霧氣。首長下令下馬休息，大家坐在高粱地頭，人吃乾糧、馬吃草料。

六點鐘時，陽光已經射過了霧層。倪娜看見前面是一派大水•水面很寬•不知多深。她心裡暗暗着急，不知怎樣過法。忽然上面下令過河各連各排各班都已經準備好了工具，各自按照序列，集中站隊。原來他們在這兩小時內•就已經用木棒•樹枝•樹條•草梗•紮成了大小各種木筏。熟悉水紋的，在河邊指揮過河路線，幾人一組，划了木筏漸漸渡過河去。有的會泅水的•就騎了馬過河。這時有消息敵人追來，大家加緊過河，同時河的這邊派下了掩護部隊。倪娜過河坐的是小木船，這小船是早插（藏）在河邊草裡面的。不到一個鐘頭，這邊岸上已經空了。

木船上坐了六個人，已經是滿滿登登的，水離船舷只有二三寸遠，好像只要船裡的人搖幌一下，船就會翻似的。船離岸才走出二十米遠時，七架太陽牌飛機追了過來，炸彈登時落到地面響了。倪娜本來有點發慌，她看見船上同志•都非常沈着•只是加緊划槳，她就也安心了。他們剛剛上岸，敵機已經旋了過來，沿地面低飛，影子像烏雲似地掠過大地。他們蹲在河邊上一人來高的柳樹茅子下面。飛機上的手提機槍嘎嘎地響着，在他們頭上掃射，柳樹條子像剪刀剪了似的，一排排掉了下來，過了一會這七架才飛走了。

總指揮在黎明時分就過了河，他走進赫團的宿營地帶，看見隨地亂堆着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砲。赫奎武迎接他走進團部，請他脫下水襪子（膠底套襪）坐到熱炕上去。他說：『先不忙着上炕，要趕快把外頭的武器集中起來，派人運走。聽說昨天來了兩架飛機，到你們這裡偵查過，今天敵人可能派飛機來炸，也許還有跟踪追擊的部隊，我們要立刻準備出發。』這樣說過不到三小時，第一批日本重轟炸機七架，就來投炸彈了。

兩支隊伍剛剛匯合一起又來了五架轟炸機。老戰士喊大家都到離河百米外的樹林裡去，他們自己隱在大樹後面，用步槍射擊低飛的敵機。赫團的人馬看見飛機到了頭上，當下亂成一片，紅色白色的馬匹從主人的手裡掙開，四散跑了下去。炸彈響起來的時候，他們有的一下子跳進河裏去，只把鼻子嘴拱在水面上，有的連爬帶跌躲進樹林去，把馬匹丟了不管。老游擊隊員讓這些新兵藏到樹林裏面去，他們分頭把馬抓回來，一個個拴到樹林裏面去。

倪娜的那匹大紅馬屁股上被炸彈碎片打傷了，後腿抖索着像站也站不住似的。倪娜怕看馬身上的這片傷，也不忍心騎上馬背去。他對同伴說：『我牽着他走吧！』那位同志堅決地說：『不行不行，敵人一定隨後追上來，慢走就危險。這匹馬還不要緊。』不由分說把她扶上了馬。

果然走不上三四里，後面七架飛機轟轟的追了過來，這羣馬當下像毛（驚）了似的，鬃毛尾巴都紮撒開來，一個衝一個跑得飛快。前面有一道深溝，一匹匹馬都跳了過去，倪娜這匹傷馬停在大溝這面不敢過去，擋住了後面的隊伍。後面的同志打了他一鞭子，正打在他的傷口上，牠一轉身衝進旁邊樹林裏面去，樹林裏枝枝杈杈的就把倪娜刮下來了。當下前面同志跳回來鑽進樹林把馬抓回來，後面同志把摔暈了的倪娜扶起來。幸好她沒有摔壞，一會就甦醒了，當時把她兩腿捆在馬身上，然後這匹馬也跳過溝去，跟大隊一起走了。

兩天以後他們到了距依蘭城七十里的克山，這眞是一派大山，山溝裏山山嶺嶺都是立陡石崖的，倪娜看見這樣大山還是第一次。二路軍軍部和赫團都分散到山裏去休息。山裏有老樹林子•遮天蓋日的•說不上有多高，樹身子兩個人都抱不過來。這時樹木已經開始落葉，樹林裏早晚已經覺得涼。他們吃飯是在露天飯廳裡，在樹林空蕩子裏用摳成的長條木板子，支上腿當做飯桌，就地舖的長木板子做櫈子。他們吃的是包米楂子飯，西葫蘆白菜加上鹹菜。倪娜第一次吃這樣的飯菜，覺得特別好吃。她這一頓吃了四碗飯。

赫團被派到勃利縣一帶去，歸二路軍第八軍指揮。敵人在赫團譁變之後，派了十九架重轟炸機，投了三千枚炸彈，只炸死二名戰士，六匹戰馬。他們非常氣憤，把赫團軍官的家屬都逮捕起來。赫奎武本是被部下士兵逼迫反正的•這時就堅決起來。他們在二道河子和蛤螞塘兩次戰鬥，殺死日軍一千餘。後來有人教唆日本把這批家眷放出來，加以優待•同時派人找赫奎武接頭•許他回來之後•不但不計前仇•還升做少將旅長，這時他在第八軍長謝文東的錯誤領導下，正在不滿與不安情緒中，加以敵人勾結利誘，赫奎武就帶了親信的幾個官長，拉出去了不到二連人，又回到偽滿那面去。二十九團多數士兵，仍然堅持抗日，而且接着他們就有偽滿二十七團、三十八團，三十四團，相繼反正，投降到抗日聯軍第二路軍來，給敵人很大的震動。